

《渴慕神》

神的无所不在

“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？”（诗 139:7）

在基督教的教义中，有某一些真理，在某些时候是隐藏起来，好象成为一种想象而不是确说，但却与整个真理是不分开的，正如一幅已完成的图画中，那些基本颜色是不可分开的一样。这种真理就是神无所不在。

神住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，而且在他所造之物中的任何地方。古时先知和使徒都是大胆地如此教导人，而一般的基督教神学，承认此种说法，不过这只是在书籍中如此说，而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，为着某种原因，还没有使这种道理深入地成为他信仰的一部分。基督教的教师们，躲开这个丰富的道理，而且即使提到的话，也只是轻轻一说，使人觉得它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。我猜想他们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恐怕受人抨击，说他们是泛神论者，但是，关于神无所不在的教理，实在不是一种泛神论。

泛神的错误非常明显，不足以欺骗人，它把神看作一切受造之物的总和。“自然”和“神”同为一体，所以不论何人，摸到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头，就是摸着了神，这就很自然地把那位永不朽坏的神的尊荣降低了，并且企图把一切东西都当作神，把真正神性，从这个世界完全排斥出去。

有神论是说神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，他和世界之间，有一条永远无法通过的鸿沟，他和他的手所造成的工程，无论多么一致，那些工程必须是在他以外的东西，而神自己必须是在一切所造之物之先，并且不附属于所造之物。虽然他内在于所造的万物中，然而他是超越在这一切之上的神。

那么，在基督徒的经验中，神的内在性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“神在这里”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也可以说：“神在这里。”没有一个地方（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），没有神在那里。一千万个有才能的人，尽其所能分散到不同的地点，尽可能距离到不可想象的遥远，每一个人仍然能够同样真实地说：“神在这里。”没有任何一点的位置，会比其他一点的位置与神更接近。任何一个地方与神距离，和任何其他一个地方与神的距离是一样的；没有一个人在距离上，会比别人离神更远或更近。

这些都是基督徒所相信的真理。只是这个真理还需要我们多加思想，并且多多祷告，使之能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。

“起初神……”这句话，不是说到物质，因为物质是不会自己发生的。在物质以先必先有一个先存的因，而神就是那个因。这句话也不是说到定律，因为定律只是一切受造之物所服从的原则；原则需要一位设计者，而那个设计者就是神。这句话也不是说到思想，因为思想的背后还需要一位创造者。“起初神……”他是物质、思想和定律的“无因之因”。我们一切必须从他作开始。

亚当在犯罪之后，便在恐怕之中，妄图做一件可能的严阵以待，就是躲避耶和華的面。大卫也必定有此狂想，要躲避神，他在诗篇中曾有这们的话：“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？”（诗 139:7）接着他在这首顶美丽的诗中，颂扬神无所不在的荣耀。“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心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了

也必扶持我。”（诗139：8-10）他又知道神的存在，和神的看见是同样的事。神看见乃是在他出生之前，就已经有了，要察看他一生要怎样发展。所罗门如此说：“神果真住在地上么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尚且不足你居住的。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”（王上 82:7）保罗对雅典人说：“他离我们各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都在乎他。”（徒17:27-28）

既然是每一处空间都有神存在，我们就不能找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。为什么神的存在不被普世称颂呢？先祖雅各在荒漠旷野中，答复了这个问题。他看见了神异象，就惊异地呼叫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（创28:16）雅各在此之前，从没有一秒钟脱离了充满万有神范围，但是他竟不知道。这就是他的苦恼，也是我们的苦恼。人们竟不知道神就在这里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情形是多么两样啊！

神的存在和神的显现并不是一回事。神的存在，是在我们完全不注意的时候，神的显现，却必须待我们注意到他的存在才觉察到。在我们这一方面，必须顺服神的灵，因为他的工作是把父和子显示给我们。若是我们有欢喜顺服神的心与神联合，他就向我们显现，而这种显现，就形成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和那些与神亲近、有神荣耀光辉的基督徒生活的差别。

每一个地方每刻都有神的存在，而且他不断的找机会向人显现。对于每个人他的显现不只叫人明白他的自有，也叫人明白他是什么？他向摩西显现；“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”（出 34:5）他不但在口头上宣告他的神性，更是把自己显示给摩西看，以致摩西的脸皮发出超出自然的亮光。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自我显现是真实的，那将是一件大事情，因为神不但对人有许多应许，而且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就。

我们对于神的追求不会落空，乃是因为他永远在找寻机会向我们显示他自己。神向一个人显现，并不是好象从很远的地方来到，向人的灵魂作一次重要而短暂的访问，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就是完全错了。神与人的心灵亲近，或人的心灵与神亲近，并不是指空间而言。这里面并不含有自然界距离的概念，因为这不是距离的问题，乃是经验的问题。

我们和神距离的远近，其实应该可以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明。一个人会说：“我觉得我的儿子越大，就越和我接近。”其实他的儿子有生以来，就在他的身边，从来没有一天离开家庭。那么这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地，他所说的是指经验而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孩子因为对于他有更深的了解，和他更加亲密，两人之间，思想和感觉上的隔膜逐渐消失，父亲和儿子在心灵和思想上，形成更密切的联合。

所以当我们歌唱说“引我亲近，亲近我的恩主”，我们所想的，并不是地方上的接近，乃是关系上的接近。我们所祷告祈求的，是更多的自觉，对于神的存在有更完全的经验。我们不必通过空间，向看不见的神呼喊，他与我们比我们自己的灵魂更接近，比与我们最亲密的思想更贴近。

为什么有的人用一种方法“寻找神”，而其他的人又不如此呢？为什么神向有些人显现，而让其他多数的人，停留在不完全的基督徒生活经验中糊涂摸索呢？无疑的，神向所有的人所定的旨意是一样的。在神的家中，他没有特别宠爱的人。过去他曾经为自己儿女们所做的，他现在也要为一切的儿子做。所不同的，不在于神，乃在于我们。

我们随便举出一些伟大圣人，他们的生活和见证，为众人所共知的。我们随便提一提圣经中的人物，或在圣经成典以后的著名圣徒，你会立刻想到那些圣徒彼此很不相同，有时他们之间的不同，会形成尖锐的对比。例如说摩西和以赛亚是多么的不同；以利沙和大卫是多么的不相同；又如约翰和保罗；圣法兰西斯和路德；芬尼和多玛肯培，他们之间各自又是多么的不同。那些不同点就如他们的种族、国籍、教

育、习惯，以及个性，那么繁多。然而他们一生都走在一条属灵生活的大道上，远胜于有一般生活方式的人。

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偶然的，且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不关重要的；他们必须在某种最重要的关系上彼此是相同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

我大胆说，他们所共有的一种特性，就是“属灵的感受性”。在他们里面有个地方向着天是敞开的，有个东西催迫他们趋向神。不用作任何深奥的说明，我只要简单地说，他们是有着一种属灵的醒觉性，而且他们一直在培养这个东西，直到它在他们生活中成为最重要的东西。他们和普通人所不同的，就是当他觉得里面有渴慕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所行动。他们养成毕生在心灵中对于神有反应的习惯。他们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，如同大卫很简洁地向神说：“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；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華阿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”（诗 27:8）

各人生命中一切的长处都是出于神。“属灵感受性”的背后，乃是神。神的至高主权就在这里显明，即使是那些对这道理没有在神学上加以研究的人，也察觉得有神的主权。敬虔的安其禄在他的短诗中，也承认这个事实：

我的无援的心
是干涸贫瘠的土
天然本质
不得种以饱人
一切美善敬虔之果
惟靠你作子粒
你话出之处
生机随现
你若不指示你真真空的道路
无人寻得着
父阿！
你定要指引

这些话可以见证一个伟大圣徒深刻和严肃的生命是怎样的。

承认神在我们里面作工固然重要，但是我却要提醒大家，对这个观念若先存太大的成见，定会领人到毫无生气的死路上去。神不一定要我们明白关于拣选、预定、以及神的主权这一类奥秘的事，对于这些真理，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举起我们的眼目，以最恭敬的态度向神说：“神阿，是的，你知道。”这些事物都是属于神无所不知的奥秘世界的，仔细研究下去，可能成为神学家，却永无不会成为圣者。

属灵的“感受”并不是简单，而相当的复杂的，是由于灵魂深处几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结合而成的；它有亲切的作用，有倾向、有交感，而且有渴慕的欲望。因此我们可以培植它，它也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，全看我们个人的情况而定。如多有操练就会使它增长，若是疏忽了就会把它摧毁。这自然是出于神的一种恩赐，但是人若要实际得到这种恩赐的益处，就必须如同其他的恩赐那样，凭信心接受，并且注意培养它。

现代的福音派一种极可怕的堕落，就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。古时圣徒珍视培养灵性和操练敬虔，在今天整个基督教的生活里，这些都没有地位，一切都显得太迟慢，太平淡，我们现在都盼望有奇特、动人、快速，而有戏剧性的动作。这世代用急促和机械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基督徒，总是太性急，对于较迟慢和

不太直接去达到目标的追求方法，会觉得不耐烦。我们一直是用机械的方法去促进与神的关系。我们读圣经，作短短的祷告，就匆忙而去。我们到别处参加布道会，或去听一些在远方宣教归来的人，讲富有刺激性的故事，为了补救内心深处属灵生活的破产。

这种属灵生活的悲惨结果，到处可以看见。浮躁的生活，空洞的宗教哲学，用娱乐大众的手法举办传福音聚会，注重人的荣耀，信赖外表的宗教活动，组织有名无实的宗教团契，应用商人的手法，把人的作为当作圣灵的能力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属灵恶疾的病症，终至形成灵性生活中一种严重痼疾。

这一种严重的属灵病症形成的原因，不能叫那一个单独的个人负其责任的，但是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完全推卸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直接和间接地对这种可悲的结果都有一部分责任。我们的眼太瞎，以致看不清楚；我们太胆怯，以致不敢讲话；我们自满自足，以致一般人所认为已经满意的我们便领受，也不希望再求更多更好的供应，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我们只接受别人的概念、模仿别人的生活，把别人的经验当作自己的模范，我们没有自己的体验，于是整个时代的属灵空气日趋下流。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又荒凉，又枯干，又低沉的地步，更可怕的，就是我们把圣经硬和我们空洞的生活经验连成一起，于是把这种可怜的光景，就当作神所赐福的青草地。

我们要脱离这个时代的捆绑，回到圣经的道路去；如果有坚强的决心，与够大的勇气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以前的圣徒都是如此。历史记载了多次伟大的复原运动，由圣法兰西斯、马丁路德、弗克斯这些人起来领导的，不幸在今天，好象还没有路德和弗克斯这一类的人兴起来。是否在基督再来之前，还有另外一个复原运动兴起，这问题基督徒的见解还会完全一样，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，似乎还不是最重要的事。

我不想知道，神凭着他那统管万有的权柄，要在这世界上兴起什么事，但是神要怎样对待寻求他面的儿女，这是我所知道，也能够告诉人的事。任何人只以诚实的心灵归向神，只要开始操练敬虔的生活，只要籍着信靠，顺服和谦卑的态度，发展这种属灵感受性，他所得到的，必定超过他在贫乏软弱中，所盼望得到的福分与喜乐。

任何人只要悔改，诚实归向神，就会冲破他被拘限于其中的模式，进入圣经中，找到他所需要的属灵真理，他会因他所得着的感到莫大的喜乐。

我们再说：神的存在乃是一个事实，整个宇宙因他的生命而活着。这一位神不是生疏的，或外来的神，乃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所爱的父亲，而主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二千年来遮盖着人类的罪。我们的主常叫我们注意他，他自己向我们显现，他常愿意与我们有交通。如果我们肯对他的感动有反应的话，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能力，使我们认识他。（这在我们就叫做寻求神！）我们属灵的感受性可以籍着信心、爱心和行道，使我们对于他的认识渐渐增多。

祷告：

父神啊！我的心被看得见的世界占据得太多了，我要向你悔改这罪。这世界与我的关系太深了，使我竟不知道你就在我面前；我看不见你的存在。求你明亮我的眼目，使我能看见你就在我里面，在我的身旁，奉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
（选自《渴慕神》，本文收录在《陶恕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的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